

圣洁的狂僧：



八大山人

故侯九叶的王孙世系，岁华风高的艰辛历程，八大山人在弋阳王府里渐渐成长起来。大明王朝的倾覆，让这些王公贵胄的金枝玉叶、龙子龙孙们，像那些黑枳钝汉一样，历经了无数的生死磨难。

上卷

萧鸿鸣
◎ 著

圣洁的狂僧：八大山人

萧鸿鸣◎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八大山人
(1626-1705)
诞辰三百八十周年
逝世三百周年

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八大山人研究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洁的狂僧——八大山人(上、中、下卷)/萧鸿鸣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6
ISBN 7-210-02911-7

I. 圣… II. 萧…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3655 号

圣洁的狂僧

——八大山人(上、中、下卷)

萧鸿鸣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27.75

字数:800 千 印数:1-5000 册

ISBN 7-210-02911-7/I·412 定价:56.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E-mail: jxpph@163.net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关于明末清初伟大的艺术家八大山人，今人常常会表现出一种完全相悖的奇怪现象。

在海外的东西方，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说八大山人不雅！”把他与音乐魔鬼贝多芬、绘画魔鬼毕加索相提并论，称之为东方的艺术魔鬼；甚至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里，还建立了八大山人的研究中心。在国内，绘画领域和艺术领域里，只要你涉及八大山人，谁都能以八大山人为话题，将艺术说得天花乱坠。

在八大山人那乖戾、飘逸、翻着白眼的绘画与静穆、洒脱、独具个性的书法面前，许多圈里圈外的人，都有能力从那怪异、简洁、一目了然的艺术形式当中，一眼就分辨出来：“那是八大山人的作品！”但又有许多场合，鸿鸣常常会被对方突然地问及：“八大山人，是一个人？还是八个人？”抑或与扬州八怪相混淆。

面对八大山人莫衷一是、众说纷纭的身世，表现出来的就更是诸多的奇怪、茫然和不解，甚至许多被世人认为的大学者，也常常陷入八大山人给后人设计的谜团与泥潭中。

在中国的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岂止千百万?为何人们独对如此怪诞的八大山人身世以及其作品,表现出这样的关注呢?看来,谜一样的怪诞与怪诞中的谜团,不仅仅是来源于八大山人个人的经历与传奇性,而是在于八大山人身上有着某种古老民族的精神和神秘文化的负载。

今天,八大山人遗留给我们的有形的作品和无形的思想、品行及修养,不仅已成为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更成为了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但是,面对八大山人,让一般普通的读者来破解八大山人那些谜一般的、晦涩枯燥的学术著作,去看那些无休无止、介绍八大山人的成堆文献和后人的考据过程,显然不是一个学者所希望的,也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

既然知道不能像齐白石老人祈盼的那样,让每一个喜欢八大山人的人,都去做一条“八大门下的走狗”,难道还不能让人们来正确、真实、全面地多了解一些八大山人么?

2 基于这样的现实,鸿鸣在写了大量的有关八大山人研究的著作和学术文章后,内心深处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写一部比较客观、基本符合史实、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八大山人的普及性作品。

用通俗易懂、讲故事的方法,让每一个愿意了解八大山人的人都了解到:原来我们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的血液里,都流淌着八大山人给予我们的养分;先辈们创造的文化和精神,是那样地具有永久的魅力和伟大,这便是鸿鸣要写这部历史小说的初衷。

八大山人是一个谜。

八大山人用古人有根据而不常见的异体字、草法,写平常人难认的草字;用佛门的禅典、话头,以机锋的形式,采用僻典和省略词字的句法,作隐晦的诗和偈;创造有寓意而不明显、不易破解的合形文花押;用古法篆刻既难认又难懂的图章,把乖戾、狂放、飘逸、空灵,带有诡谲色彩和明

显鬼气的塑造形体的方法,用在自己所见到的花、鸟、鱼、虫、草以及各种动植物的刻画上,以此来寄托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八大山人的名、号、字多达百十个,而最为人们所熟悉的“八大山人”,到底是个什么来源?真实意思是什么?至今也颇费后人猜想;尤其特殊的是,他本名到底是什么?三百年来,一直没有绝对的说法。

除了八大山人自己喜欢打哑谜,给他周围的人制造许多难以破解的谜团以外,在他生活的同时代,也有失实的传闻流世,既有有枝添叶,也有无叶加花;甚至有的伪造文献,穿凿附会。这种夸大、故弄玄虚的做法,在中国传奇的历史人物中,固不足奇,但是,后人根据这些不可靠的说法,依据自己的喜好,又制造出不少看起来好像确实是研究成果的文章,来为自己的附会建立依据。这不仅给研究八大山人制造了麻烦,多出了几层迷雾,添加了繁复的考证手续,也给想写八大山人传记、小说的人,增添了不少的困难,以至于人们只好望而却步。

鸿鸣以治学入手,力求用学者的严谨态度,在自己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将摆在面前的这一切谜团,借作家看待事物的眼光和手段,来加以诠释,阐述自己对这些现象的看法。因之可以说《圣洁的狂僧——八大山人》是一部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传记,更可能是一部带有浓厚学术色彩的著作。

通过这部书,鸿鸣将自己几十年来搜集到的八大山人生平史料及研究心得,基本上都通过文学语言的形式、用讲故事的方法,囊括在里面。

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希望这部书会成为一部读者喜欢,好看易懂的书。

二

在现有的介绍八大山人书籍当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类是有关八大山人身世、生平、事迹和思想的书籍;一类是介绍八大山人的作品、八大山人书画风格的改变,以及其风格之来源和影响的书籍。

这两类书籍,已经是蔚为可观了。

然而,从艺术、思想、个性的角度,来全面塑造八大山人,让一般的民众对八大山人有一个正确的感性认识和了解的书籍,即正确、全面、普及性的通俗读物,却是明显地有些滞后。

以前也曾见有一二部挂着八大山人名字的传奇,鸿鸣在翻看过后,就常常反思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作家没有真正从研究的角度去塑造八大山人呢?这可能是因为史料太少的缘故。当鸿鸣面对那些滑稽、荒诞,完全没有史实依据,编造出来的那些难以服人的故事的时候,鸿鸣便知道,他们的根本问题是:除了对史料和文献搜集得不够、消化不够外,对八大山人遗留下来的诗、书、画、印作品,也没有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

但是,话又得说回来,如今浮华世界,以研究的方式去写小说的,恐怕已经是难找几人了,如果每个作家都是以研究的态度和方式去写一个人物,去写一件事情,那作家也就都饿死了。

可鸿鸣却真的几乎饿死几回了。

由于家传的原因,鸿鸣自小便接触到八大山人,并深深地被他作品中那乖戾、狂放、嫉世、飘逸的风格所吸引。随着“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的结果是:家中八大山人的作品和大量的八大山人作品画册、照片,被抄家的造反派、红卫兵化作了灰烬或成为了公产。

在下放插队的深山和栖身的破庙里,空旷深邃的巨大苍穹间,脑海里八大山人那孤傲作品的记忆,被升上天空的一片片灰烬所代替;八大山人作品中那种独有的悲怆情绪,成为了鸿鸣在后来的许多日子里,要去深究这位历经三百多年后,人们仍然不能容忍和与之相处的根本原因。后来,在对八大山人的身世有了一些了解后,某些相似的命运,这才让鸿鸣逐渐对这位具有强烈叛逆性格的遗民艺术家,有了实质性的认识,在崇敬他艺术的同时,也被他那巨大的精神追求所感动。

1977年,邓小平让鸿鸣及鸿鸣这一代人有幸考上了大学,这期间,南昌青云谱的八大山人纪念馆,成了鸿鸣经常去的地方。

看着八大山人的真迹,面对许多熟悉和重见天日的八大山人作品,鸿鸣思索着:明亡对八大山人的生存意味着什么?八大山人刻骨铭心并

留恋那个腐朽的大明王朝的心理背景、根源是什么？翻着白眼、怪诞、鬼气十足的作品后面，所包含的意义是什么？八大山人试图要向世人说明些什么？晦涩难懂的诗句和狂放难辨的草书，在作品中到底起什么作用？面对大量的赝品，我们是不是真正地看见了一个本来面目的八大山人？我们的现存研究，是不是在一个正确的研究轨道上？史料的因素占多少？人为的因素占多少……

大学毕业后，鸿鸣每年都必去几次青云谱，了解八大山人研究的新动向，了解八大山人新发现的作品；执著地揣摩着八大山人真迹中的精神和灵魂。鸿鸣几乎是把自己所能见到的，现存八大山人的书画作品印刷品、水印版、照片搜集齐了；把应该涉及的地方志、寺观志、家谱等志书，同时代人的诗文别集，都检索过、看过了；将自己所能见到的，历年来海内外的研究书籍、文章都搜集齐了、看完了、研究完了。

后来，又借着自己当记者的方便，生生地沿着八大山人生活过的地方和足迹，走了几遍。

这个过程中，鸿鸣千方百计地用自己不多的薪金，寻求购买八大山人的作品和相关文献。这些，大约花去了整整十年的工夫。

接下来的问题是，鸿鸣如何去着手研究，研究必须突破现有的理论，必须要有全新的思想和全新的观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去寻找别人没有寻找到的史料，鸿鸣为此放弃了生活上优越的一切和家庭，由八大山人生活的地方来到了北京，由江西境内各县市的图书馆，来到了北京图书馆和各大学图书馆，由翻山越岭拜访民间史迹遗存，到上门求见那些老一辈的学者和八大山人作品的收藏鉴赏家。

没曾想，这种情感的依托，像是冥冥之中，八大山人的幽灵一直在牵引着，竟让鸿鸣对此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几尽倾家荡产。但是，也让鸿鸣在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学术论文后，有了这部近一百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圣洁的狂僧——八大山人》。

三

历史小说非学术著作,但历史小说的真实性,却要求作者在大历史的框架里面创作。合理的想像和艺术创作,也需要有历史的眼光。对于宫廷、王府,典章制度,地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屋宇器皿,衣着装饰,生活习俗,语言特征等,也都是要有历史的考究。

在《圣洁的狂僧——八大山人》历史小说的写作过程中,就曾有人劝说过:“小说不是你这样写法。”鸿鸣不曾理会,照样执拗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写下去,心里想: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写呢?更多一些地尊重史实,更多一些的合理,不比那些关在屋子里,凭自己的想像胡编乱造要好一些么?

用艺术的手法来再现历史的真实,是一件颇为犯难的事情,当然也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在历史与文献中徘徊、游弋,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情节的选择和故事的提炼上,既照顾到历史和文献的真实方面,又在其艺术的处理上,充分地发挥想像、夸张、虚构,加工上不显呆板滞涩;使笔下的人物既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又不至于让今人阅读时感觉到晦涩、难懂。在经历了许多个痛苦的日夜后,鸿鸣终于找到了有别于自己以往在写论文时释读文献的不同方式,将历史和文献较好地融入到这部文学作品中来了。

当然,要把史料还原成故事,还原成思想活动,还原成书中人物的心里话,还原成左右前后上下的关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鸿鸣从创作的困惑中走出来了。

这期间,为了调节自己,鸿鸣先后穿插地写了三个长篇小说,两个电视剧本,以及各种散文几十篇,有关八大山人研究的论文又十好几篇。

按照鲁迅先生所说的,历史小说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一类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也就是大仲马说的:“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钉子,用来挂我的小说。”如今写前一类历史小说的少了,写后一类“历史小说”的多了。

鸿鸣不敢用将历史当做钉子的写法,来写《圣洁的狂僧——八大山人》这部历史小说,亦不敢冒认自己写的《圣洁的狂僧——八大山人》,就是鲁迅先生说的那种“教授小说”,但鸿鸣在写《圣洁的狂僧——八大山人》时的态度,却是朝那个“教授小说”的方向去努力的。

四

在《圣洁的狂僧——八大山人》当中,对八大山人的塑造,鸿鸣立足他的圣洁和崇高思想,而将笔墨放在“癫狂”的个性特征上。

对于八大山人的癫狂,八大山人的朋友裘璵说其“有诿”,石涛言其“佯狂”,理论界对此也一直众说纷纭。但是,仔细地阅读文献史料和经过研究后,我们便不难发现:八大山人的癫狂,不仅有家传的因素,且有血统的遗传。更加上八大山人一辈子对魏晋文化的崇尚,这就很难对其“真”“假”做出更多的甄别。尽管这样,八大山人癫狂的目的,在其一生的所有行为当中,却是十分清楚和可以追寻的。可以说,八大山人的癫与狂,“病癫”是其家族血统原本真实的体现,“佯狂”则是故侯子孙独特性格的外在流露。

然而,八大山人的癫狂,早期的表现与晚年的表现、病癫时的表现与佯狂时的表现,却在形式上有所不同。

八大山人的早期病癫,除了本能的病态流露外,佯狂而求生存,以此来掩盖自己思想、精神上与现实社会严重对立的情绪,则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目的。因此,早期的“狂癫”,更加直接和具有愤懑的激烈性,无理性的成分,远远大于正常的清醒成分。

至晚年,现实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八大山人的生存状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面对异族统治日渐昌明的现实社会,虽然与他情感上一直向往但腐败的大明王朝,有着截然不同的不同,可在八大山人的内心世界里,则更多的表现是无奈。因此,八大山人晚年的“癫狂”,显然不能等同于早期的真正“狂癫”。描写八大山人这一时期的“癫狂”,既需要有一个在“癫狂”的理由下共存的形态,又要将这个“癫狂”,与早期的“狂癫”有所区别。

揣摩八大山人晚年的“癫狂”，结合八大山人晚年居所“寤歌草堂”的建立，以及诗、书、画当中，诸多对梦境的描写，鸿鸣对八大山人晚年的塑造，刻意地突出了具有多梦、易梦、频繁白日梦的“癫狂”生活形态。

“梦”在八大山人的晚年生活当中，实际上成了他直面现实生活，可又在思想上、情感上不断发生冲突的新的交叉点，是八大山人晚年“癫狂”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在八大山人晚年的生活当中，形成了一对共生的矛盾体：醒时所表现出来的“有序”和“正常”，正是其装糊涂的体现；而沉睡中的“无序”和“糊涂梦”，却正是八大山人内心清醒的正常。日间的生活越“正常”，八大山人晚间的梦就越频繁、越激烈，且常常将现实生活与梦中的理想相混淆，也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心理安慰。

这便是鸿鸣在理解八大山人不同时期“癫狂”后的处理方式和结果，并将这一思想，始终贯穿在塑造八大山人的个性特征中。

五

鸿鸣只是一个资质中等的人，又不是学文学专业出身，因此，常常在与那些才华横溢的大作家们在一起的时候，比照着自己成天埋头于文献和历史的纠缠中的写作方式，鸿鸣暗暗羡慕他们才华的同时，却不敢将自己对八大山人研究了几十年的这一点点长处丢弃。十年的写作时间里，鸿鸣常常对自己说，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写，倒不如说是在用自己的一点一滴的心血和心泪积累起来的！写，何以写得出来的呢？在小说里，毋庸讳言，描写的许多生活，有自己的生活影子在里面。也有许多自己家庭背景的影子在里面，对于小说中的这一部分，鸿鸣借八大山人的一方印章“技止此耳”来比喻，是较为合适的。因此，若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用这部小说里的一句话，权且请读者把她当作《桃花源记》来看吧！

写这部小说，是想给对八大山人有兴趣的人一本通俗的读物，一个比较全面、清晰了解八大山人的故事。如果这个目的能够达到的

话,那将是鸿鸣这一辈子所做事情中,最值得欣慰和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了。

今天,当这部书终于累积完成的时候,即将迎来八大山人逝世三百周年、八大山人诞辰三百八十周年的日子。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鸿鸣也终于可以奉献上这微薄的礼物,来告慰八大山人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了。

这部书里,鸿鸣吸纳和引用了八大山人研究界诸多学者及专家研究八大山人的成果,在此,向这些专家和学者致以诚挚的谢意;对江西人民出版社将《圣洁的狂僧——八大山人》列入该社“江西籍世界名人历史小说丛书”出版,表示衷心的感谢。

萧鸿鸣

2003年3月10日

于北京东郊平家疃菜园抱璞斋

主要人物表

祖 儿——八大山人在弋阳王府里的乳名;传繁——八大山人出家做和尚时的法名,雪个、个山——八大山人出家时的字和号;八大山人——八大山人还俗后的别号。

朱谋𣞐——宁献王朱权的八世孙,袭封镇国中尉,八大山人的父亲。

朱多烺——宁献王朱权的七世孙,袭封辅国将军,总领南昌八支王府事的弋阳王孙,八大山人的祖父。

袁梦潇——南丰殷实人家的女儿,祖儿的妻子。

林一文——世居西山的私塾先生,祖儿的娘舅。

林施慧——林一文的女儿,与祖儿青梅竹马相互爱慕的表妹。

江 氏——南昌向塘江家口的农妇,被征来弋阳王府做奶口,八大山人的奶妈。

余默声——盗埋袁崇焕遗骨的义士,弋阳王府的家奴。

余一士——余默声的弟弟,弋阳王府的家奴,世守袁崇焕之墓及

子孙后代三百多年。

王半夜——弋阳王府的世代家奴、王府的管家,后将自己的名字传给儿子,继承此业,亦沿袭此名。

朱容重——八大山人的堂侄,石城王府的十代孙。

黎元宽——常往来于弋阳王府的南昌名士。

颖学弘敏——又叫颖学宏敏、耕庵老人,曹洞宗寿昌派系二十九代传人,进贤介冈灯社的长老,创建奉新耕香院,八大山人在佛门的业师。他后来将耕香院长老之位传于八大山人。

朱谋玮——明皇宗学先生,祖儿的堂叔和业师。

朱由检——大明崇祯皇帝,明亡时殉国,大明宗室按辈分排列,当为八大山人的侄子辈。

魏忠贤——明末大太监,勾结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擅权专政,后被崇祯赐死。

朱道朗——宁献王朱权的十世孙,西山万寿宫净明派道长,后在南昌南郊定仙桥重修青云谱。

朱道明——朱道朗之弟,后随朱道朗一道来定仙桥修建青云谱,是青云谱的二道长。

徐巨源——明末南昌名士,明亡后殉国。

金噪子花脸——身患白癫风,常在弋阳王府唱海盐调,红遍两江上下的戏班名角,后因不理解八大山人与满清人交往,在滕王阁跳楼自杀。

牛石慧——奉新牛石庵的比丘尼,八大山人书画得传弟子。

裘珪——八大山人的好友,胡亦堂的女婿。

胡亦堂——新昌、临川县县令,八大山人的好友。

饶宇朴——介冈菊庄庄主,耕庵长老的在家弟子,八大山人的师兄。

世空——弋阳王府供养的南昌普贤寺住持。

蓝瑞香——曾被八大山人救过、流落在江湖的卖唱女子,国变后先被逼为水匪、后沦落为临川红绫院的歌妓,八大山人在临川的红颜知己。

弼 尘——对少年八大山人倍加欣赏的佛门长老，南昌永清寺的住持。

寂 谷——百丈禅院临济门下的长老，后被永清寺长老弼尘袭用此名，在奉新牛石庵做住持。

无 妄——介冈灯社、耕香院的监寺，耕庵长老的师弟，屡屡为难八大山人的师叔。

倪永清——法名超定，永清寺的小沙弥，祖儿少年及青年时期的佛门朋友。

黄安平——为传纂画《个山小像》的明遗民。

心 壁——临济门下僧，曾救八大山人于北上勤王路途，入清后，应巡抚宋荦之邀，在庐山住持。

罗 牧——客居南昌的宁都籍茶商和山水画家，是“江西派”的开派画家。

李美玉——江湖好汉，曾救八大山人的反清复明义士，后被宋荦擒获，施以腰斩。

吴县丞——临川县丞，八大山人在临川时与之不和，后加害胡亦堂，再后被瑞香刺杀。

丁宏海——临川府学教授，八大山人游临川时的好友。

澹 雪——来自于浙江的临济派下僧，与宋荦和八大山人均是朋友的南昌北兰寺住持。

宋 荦——酷爱字画，但被八大山人戏弄的江西巡抚。

雪 姑——喻成龙由关外带到南昌的满族歌妓，八大山人晚年的妻子。

喻成龙——满清在旗官员，八大山人的好友。

蔡秉公——南昌县康熙间进士，后任河南遂平县令，八大山人返俗后的好友。

麥和尚——曾流寓江西一带，后在广东佛山出家的太岁和尚，被民间认为是潜藏的崇祯太子。

朱统谔——朱氏八支子孙，国变后在龙虎山、武夷山一带占山为王，后与台湾郑经联手，被福建总督姚启圣剿灭。

蒋一夔——南昌地区的方外人士，是八大山人的好友。

洁士——曹洞宗寿昌派下僧人，八大山人的同门及好友。

熊颐——清江县的世家子，八大山人晚年的忘年朋友。

邵长蘅——宋荦的幕僚，曾在北兰寺与八大山人相晤，后写有《八大山人传》。

王源——北京大兴人，曾游南昌，帮八大山人带来余一士消息，但对八大山人与满清人交往不理解，并提出质疑的第一人。

龙科宝——晚年相晤八大山人的友人，写有《八大山人画记》。

程京萼——为八大山人看病的穷郎中，晚年常为八大山人售卖字画。

方士琯——晚年为八大山人出售字画的朋友。

李松庵——与八大山人和石涛联系，是往来于南昌与扬州的八大山人朋友。

叶丹——与八大山人有交的康熙间南昌知府。

方娥——康熙间新建县令，后加害澹雪，并烧毁北兰寺。

万个——瑞香的儿子，八大山人晚年收的徒弟。

议冲——八大山人与雪姑所生的儿子。

柯儿——八大山人的族孙。

目 录

· 上卷 ·

第一章 蝦蟇篇軒 園中一点

3

“蝦蟇篇軒”，皇家气度；園中一点，明室宗亲。晚明社会，朝纲混乱不堪，天子昏庸无道；官宦腐败无能，太监擅政专权；王室日渐衰弱，民众忠奸不分；边事狼烟滚滚，内乱匪患四起；内忧外患，饥荒遍野，黑暗、腐败、压抑、困窘笼罩着人们的生存环境。八大山人就是在这种风雨飘摇、国事家事前途莫测的境况中，降生于大明宗亲的弋阳王府里。

一 天都 没有阳性的黑暗	3
二 弋阳王府添了一个王孙 却死了一个儿媳	10
三 祖宗的江山 又一次面临险境	17
四 彭祖 一个带着良好祈盼的乳名	24
五 弟承兄业 大明还是我朱家的天下	30
六 皇恩浩荡 祖儿被赐了“统縉”的谱名	35
七 没娘的孩子王府里长	39
八 “克勤克俭”的皇帝朱由检 难治大明的烂摊子	43
九 活刚袁崇焕 乐坏了京城的百姓 急坏了弋阳王府的家奴	48

第二章 故侯九叶 岁华风高

54

故侯九叶的王孙世系，岁华风高的艰辛历程。八大山人在弋阳王府渐渐成长起来，王府内的封闭、王孙爷的脾气、没落宗亲的娇惯、倒不下的皇家架子，这一切，都让庞大的王室家族不能放弃那一丝中兴的希望。在祖辈们的期望和祈盼中，八大山人入宗学、考秀才，在当地权贵的蔑视和鄙夷中参加科考，在弥漫着无限的自我幻想的世界里，八大山人度过了少年时期。